

吳普本草文獻的研究

尚志鈞 撰

皖南醫學院科研科 印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目 录

《吴普本草》著述年代。-----	1
历代文献对于《吴普本草》的记载。-----	2
《吴普本草》流传的情况。-----	4
《吴普本草》撤失的时间。-----	6
《吴普本草》内容的探讨。-----	10
《吴普本草》和《神农本草经》不同。-----	13
《吴普本草》的意义。-----	16
甄暹行等所辑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有关《吴普本草》问题的商榷。-----	22
《吴普本草》的校勘-----	25

《吴普本草》著述年代

要了解《吴普本草》著述年代，先要弄清吴普生卒时间。关于吴普生卒时间，正史无记载，这只能从华佗传中未探讨。

吴普既为华佗学生，那么吴普同华佗都是同时代人，并年龄相差不大会太远。如能了解华佗生卒时间，也可约略的推测吴普生卒的时间。按《华佗传》记载，华佗受魏曹操杀害，当华佗被害后不久，曹操爱子仓舒病死，这时曹操后悔地说：“吾悔杀华佗，令此儿夭折也。”从《魏书》裴玄冲传》^①记载，仓舒死于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那么华佗被害时间，应在公元208

年以前，而吴普做华佗的学生，应在公元208年以前。华佗在生前没有著书，那么吴普从华佗学医的时候，当然也不会着述本草的。换句话说，吴普著述本草时，应在公元208年以后了。

又按《华佗别传》^②记载，吴普在90岁时，魏明帝（曹叡）曾经召见吴普作五禽之戏。而魏明帝是三国时魏国第二宁皇帝，他在位15年，始于公元227年，终于公元239年。那么魏明帝的见吴普之事，是在公元227—239年之间。那也就是在公元227年到239年之间，吴普是90岁了。那么吴普90岁时究竟是接近227年呢？还是接近239年呢？那要从魏明帝在哪一年召见吴普的时间来考证。而正史对于召见时间无记载，但从情理上推测，魏明帝要召见吴普作五禽之戏，可能是想获得强身之术。此事可能出在魏明帝年老时。那在可能吴普在90岁时是接近公元239年。

从华佗被害的时间公元208年，到吴普90岁的时间公元239年，中间相隔约30年左右。那么吴普在华佗被害时约有60岁左右。倘若吴普90岁的时间接近公元227年，距离华佗被害时间公元208年仅19年，那么华佗被害时约有七十岁左右了。据此可以推论吴普在著述《吴普本草》及《华佗药方》，可能是在华佗被害以后，亦即在吴普六七岁以后，可能在公元208年到239年之间，约相当于三世纪初。

（注）

① 陈寿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20，第4389页，商务版，翻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。

② 范曄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，唐李怀太子李贤注疏列的《华佗别传》云：“魏明帝呼之，使作禽戏，普以年老，手足不能相及，辄以共法。帝谓医，普令年近九十，耳不聩，目不昏，牙齿亮黑，饮食无损。”

历代文献对于《吴普本草》的记载

《三国志魏书》^①同《后汉书》^②的华佗传中，只说吴普从华佗学医，但未讲吴普著有本草。到宋代阮孝绪（497—536）著《七录》^③时，开始记有《吴普本草》六卷。陶弘景作《本草经集注》时，在序录中亦提到吴普著述本草的^④，以后《隋书经籍志》^⑤，《旧唐书经籍志》^⑥，《新唐书艺文志》^⑦，《通志艺文略》^⑧等，均记有《吴普本草》六卷。从这些资料来看，吴普确实著述过本草的，虽说吴普著的本草是六卷。但是宋代嘉祐年间（1056—1063）李昉等编修《嘉祐本草》时，引用前代文献，对《吴普本草》的卷数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，李昉等按《隋书经籍志》记载是六卷^⑨。李昉等按《蜀本草》注云吴普撰本草一卷^⑩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，亦转引韩保昇（《蜀本草》编修人）之言，说吴普著本是一卷^⑪。古代图书目錄均记载《吴普本草》是六卷，仅有韩保昇编《蜀本草》注为一卷。此可能受后世传抄对错，把六字误列为一字。

（注）

① 阮孝绪《七录》，卷29，《魏书》29，第4501—4503页。商务版，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。

② 范曄《后汉书》，卷82下，列传第72下，第3786页。商务版，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。

③ 丹波元胤：《医籍考》，卷12，第163页。1956年，人工版。

④ 陶弘景：《本草经集注》。第3页，1955年，群联出版社影印。

⑤ 长孙无忌：《隋书》，卷34，《经籍志》第29，第11341页，商务版，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。

⑥ 刘昫：《旧唐书》，卷47，《经籍志》27，第14444页。

商务版，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。

⑦欧阳修：《新唐书》，卷57，《艺文志》49，第153:4页，商务版，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。

⑧周西为：《众议院医部志》，第1349页，1950年人民版。

⑨宋唐瑛：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本草》第39页，1957年人民版影印。

⑩宋唐瑛：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本草》，卷一序例上，第29页，1957年人民版影印。

李时珍：《本草纲目》，卷一序例上，第332页，1957年人民版影印。

《吴普本草》流传的情况

吴普所著的本草，由于该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，很受后世学者的重视。如宋代陶成景编《本草经集注》时，亦曾参阅过《吴普本草》的^①。隋唐时代的学者，在编修类书^②时，亦曾引述的。如欧阳询等所著的《艺文类聚》^③，徐坚等所著的《初学记》^④，均引有《吴普本草》的资料。唐代农业技术书籍如贾思勰著的《齐民要术》^⑤，也参考过《吴普本草》的。

宋代的文人和医学派对《吴普本草》亦很重视，他们看书时，多直接或间接受引证过《吴普本草》的。例如宋初太平兴国年间（公元976—984）李昉等所撰《太平御览》^⑥，引证《吴普本草》资料最多，自《太平御览》卷981—985木竹虫兽部，986—993卷药部，和994—1000卷百卉部等，引证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按药名数目计，有193味药，剔除其中重

獲的藥物，如：石龍芮，蕪荑芽，仍有19味藥。

歷代本草，對《吳普本草》資料，亦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引證過的，例如《蜀本草》的“假蘇”條引《吳氏本草》云：“假蘇為荊芥，葉似落葵而細，蜀中生，服之”^⑦。宋嘉祐年間（1056—1063）寧海翁等編修的《嘉祐補注本草》，引證《吳普本草》的藥物有四十餘味^⑧。蘇頌編修的《本草圖經》，引證《吳普本草》藥物有6味^⑨。唐慎微著《證類本草》時引證《吳普本草》的藥物有2味^⑩。以後李時珍著《本草綱目》時，把前人引證《吳普本草》資料大都收入書中。正如《補遺漢書藝文志》說^⑪：“《吳普本草》六卷，晉，廣德人，從悅學。著《初學記》、《北堂書鈔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證類本草》、《本草綱目》，並引《吳普本草》。”

從上述各種資料來看，吳普本草流傳是很久的。

（注）

① 陶弘景：《本草經集注》，第3頁，1955年聯誼出版社出版。

② 所謂夾書，就是隨書相從的書，它與采摭群書，分門別類的加以編排，而利於好手的書籍，叫做“夾書”。

③ 《藝文類聚》引證《吳普本草》的藥物有木、蒿、蒲、蜀椒、伏翼、螢火、櫻桃、百合等。

④ 《初學記》引《吳普本草》的藥物有石龍芮等。

⑤ 《齊民要術》引《吳普本草》的藥有龙眼等。

⑥ 《太平御覽》引《吳普本草》的藥物，有大黃、巴豆、甘蔗……等。

⑦ 《蜀本草》原書不存，這個資料是從《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》，卷28，藥部中品假蘇條下（1957年人民衛生出版社第513頁上欄倒8行）摘錄的。

⑧ 《嘉祐本草》原書不存，它的内容全部被保留在《證類本

单》中，1957年人民卫生版影印的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，即载有“臣西场等谨献奏氏云”等资料，这种资料就是《嘉祐本草》引证《吴普本草》的痕迹。杆桑全书引证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有石钟乳、消石、紫石英……四十余种，其中有些药如青石英、赤石英、黑石英等药，仅有《嘉祐本草》见引，其他书未见引。

⑨苏颂的《本草图经》，原书不存，书的内容亦由《证类本草》保存下来。1957年人民卫生版影印的“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”中的“图经曰”标记，即是《本草图经》的资料。杆桑《本草图经》引《吴普本草》的药，有黄芩（207页上栏倒5行）、山茱萸（327页上栏1行）、芫花（360页上栏倒3行）、芫花根（360页下栏3行）、櫻桃（466页上栏倒7行）、紫石英（93页上栏9行）。

⑩唐慎微的《证类本草》因增修翻刻不同，署局亦各异。1957年人民卫生版影印的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，即是《证类本草》中主要的一种。该书463页大枣同466页梅实同药，有唐慎微引证《吴普本草》的资料。

⑪因西为人：《宋以前医籍考》，第1350页，1958年人民卫生版。

《吴普本草》散失的时间

吴普本草自三国时间世后，经过晋、南北朝到隋、唐，都为人们传抄参考应用的。如唐代的类书——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，亦加以引用的。唐代国家图书目录如《唐书经籍志》，亦载有《吴普本草》的书名，所以《吴普本草》在唐代尚有流行的。

《吴普本草》到宋代是否仍有流行，吴值将讨论的。因宋代各种图书目录，都没有收载《吴普本草》书名。但是宋代类书——《太平御览》，和宋代本草都引有《吴普本草》的资料。

《太平御览》自卷981到卷1000共20卷，包括木、竹、虫、兽、药物、百卉等部中，引证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有一百九十余种，按《太平御览》是在宋初太平兴国中（公元976—984），由李昉等以北宋初徐铉等《修文殿御览》为基本，参杂诸类书编辑而成的^①。那么《太平御览》所引的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是承袭《修文殿御览》的旧文呢？还是从诸类书转引的呢？还是从《吴普本草》原书录入的呢？吴值将研究的。

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为是否全部承袭《修文殿御览》旧文，这也不合法。因《太平御览》是在《修文殿御览》基础上，参杂诸类书编修而成，并增入大量新的资料。所以《太平御览》引证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可能不是完全承袭《修文殿御览》的旧文。而且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药物，有的类标题，有些药物题署“吴氏本草曰”，有些药物题署“吴氏本草经曰”。例如丹沙、朴馱、雄黄、人参等，均标题“吴氏本草曰”。消石、石硫黄、菊花、柴胡等，均标题“吴氏本草经曰”。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药物共有190余种，其中有51种标“吴氏本草经曰”，有140余种标“吴氏本草曰”。这也就提示着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不是同一个来源。同时也说明不是完全承袭《修文殿御览》的旧文。

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药物，是不是从唐代诸类书——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等书中转引的呢？从药物收录的数量上，可以否定这个问题。因唐代诸类书所引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远不及《太平御览》多。

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既不是从唐代类书中转引，又不是完全抄袭《修文殿御览》旧文，那么《太平御览》

所引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其中可假有一部分是参阅《吴普本草》原书照林而成的，那也很可能《吴普本草》在北京刻印时就有完全版本。

到北京嘉祐年间（公元1056—1063）李禹锡编修《嘉祐补注本草》时，引证《吴普本草》药物很多，这些引证究竟是参阅《吴普本草》原书而来，还是从别的书转引而来，殊难断定。但从李禹锡列举的参攷书，有《吴普本草》②。可是李禹锡在《吴普本草》书名下注了这句话：“《吴氏本草》……《忠·经稽志》尚存六卷，今广内不复有，惟诸子书多见引据。”因而有人以为李禹锡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药物，不是参阅《吴普本草》原书，乃是从别的书转引而来。但是这里也有几点疑问，第一章禹锡在列举参攷书时，开头即说：“补注本草得引书传，内医书十六家撰摭最多，今取撰人为氏以喻述义例，至于本草，应攷究之者，知所从来。”③这段序文是说李禹锡阅过那些参攷书，使读者知道《嘉祐本草》所引据资料的来头。第二章禹锡既把《吴普本草》列为参攷书，那么《吴普本草》总有书存在才行。第三章禹锡虽在《吴普本草》书名下注云：“今广内不复有”，但不一定说李禹锡手边一本也没有，倘若李禹锡手边无此书，那么李氏不会把《吴普本草》列为参攷书之一。其注文应说散佚，不应说：“广内不复有”。第四章禹锡在《嘉祐本草》中所引据的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有些资料既不同于《太平御览》所引④，又不同于诸头书所引，这也提示着李禹锡所引据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是参阅《吴普本草》原书而来。

到唐慎微著《证类本草》时，仍引据《吴普本草》的书名和药物，在《证类本草·所出经史方书》的目录中，即有《吴氏本草》⑤。在《证类本草》卷23，杂部中品“大枣”和“梧心”二药，均引有《吴氏本草》的书名⑥。根据这种资料来看，在唐慎微著《证类本草》时，《吴普本草》仍有存在的可能。按唐慎

做著《证类本草》时，是在元祐年间（公元1086—1094），那么《吴普本草》在公元十一世纪初，似乎尚未完全散佚。倘若是对的散佚，那么唐慎微不会特意列举《吴普本草》的书名。究竟事实是否如此，这也难以肯定的。

总之，《吴普本草》在唐代尚存在，是可以肯定的。到北宋初年仍有存在的可徵。《太平御览》所引述《吴普本草》的药材，很可能是参阅《吴普本草》原书而来。至于《药性论法本草》和《证类本草》，所引述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是从《吴普本草》原书而来呢？还是从诸子书转引而来呢？殊难断定。因此《吴普本草》散佚的时间，有很大可能是在北宋年间。

（注）

① 祁遵梁等：《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》，第166页，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② 唐慎微：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》，第37页，1957年人民版影印。

③ 同注（2）。

④ 李杲场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现做保留在《证类本草》中。1957年人民版影印的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》，即有此项资料，兹以该书资料列举几例如下，该书92页白石英条下，李杲场按吴氏云：“青石英如白石英，青髓赤核者是，赤石英赤核白核者是，赤苓有光，味苦，补心气。黄石英黄色如金，在端者是，黑石黑泽有光。”再翻阅《太平御览》卷987第2页下白石英条，所引《吴氏本草》四等语，既无此文。类似这种例子极多。足证李杲场所引《吴普本草》资料，不是援引《太平御览》的。

⑤ 同注②第3页。

⑥ 同注②第465页上栏例5行，和第467页下栏第2行。

《吴普本草》内容的探讨

《吴普本草》原书早已失传，仅他的部分内容，见于《齐民要术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书，被保存下来一部。宋苏辙在《苏辙补注本草》中说：“《吴氏本草》，吴普撰，修《神农本草》成441种，其说药性寒、温、五味，最为详悉。”①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：“《吴氏本草》，其书分记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桐君、雷公、扁鹊、华佗弟子等氏，所说性味最详。”②《补三国艺文志》卷3说：“《吴普本草》六卷，按《御览》引《吴氏本草》凡数十条，其中言诸药气味，有引医和者……”③。

上述资料，只说明《吴普本草》载药有441种，对于药性寒、温、五味记载甚详，至于《吴普本草》一书内容情况，仍不明白，要了解《吴普本草》的内容，必须把有关《吴普本草》资料及吴药物，收集在一起，进行分析、比较和研究，才能了解其内容，为此先要把有关《吴普本草》药物，补辑在一起，然后再来研究。

《吴普本草》的药物，被《太平御览》引据最多，其次是李阳明所引（现存于《证类本草》中），至于《齐民要术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等书引证很少。而《本草纲目》亦直接录《证类本草》。现在就根据这些书中所引的《吴普本草》药物，辑录出式百余条来研究。

从各书所补辑的《吴普本草》的资料来看，诸书在引据《吴普本草》时，都不是完整的援引，乃是摘录片断，例如《太平御览》卷992“射干”条下引《吴普本草》曰：“射干，一名黄

远”。这仅引个别名。《太平御览》卷973“木瓜”条下，引《吴氏本草》曰：“木瓜生夷陵”。这仅引个产地。《太平御览》卷970“梅核”条下引《吴氏本草》曰：“梅核明目益气不饥。”这仅引个主治功用。这些比新的资料，还不能看出《吴普本草》各药的内容。必须把这些比新的资料综合起来看，结合比较援引完整的药物资料来研究，才能看出《吴普本草》对各药叙述的情况。

从各书补辑式百余味药的内容来看，《吴普本草》并不单纯地讲药性、性、温、凉等药性的。对于药物的名称、别名、产地、性味、主治、功用、形态、採集、加工等，均有介绍，其中对于名称和性味介绍最多。这种叙述的方式，和《证类本草》中的黑底白字《神农本草经》文，叙述方式截然不同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对于药物性味介绍不及《吴普本草》详细，而且对于药物形态或生态全无记载，而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这一方面的记载倒很详细。例如“石钟乳”的生成及其形态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全无记载，但在《吴普本草》中介绍很详细，说石钟乳由山谷阴处岸下聚滴汁而成，如乳汁，黄白色，空中相通。这些论载，对于药物认识和鉴别，有重要的意义。

另外从补辑式百余味药物中研究，还可以看出，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的内容的叙述，似有一定的程序，首先介绍药物的名称，次别名，次性味，次产地，次生长情况，次外部形态，次内部结构，次採集时间，次採集后加工情况，次主治疗效。此外某些药物，还记有配伍禁忌。例如“大豆黄卷”条，得前胡、乌喙、杏子、牡蛎、天雄、鼠矢共蜜和佳。不使海藻，龙胆。虽然不是每个药都按照这种程序来叙述，但是大多数药是按照这个格式来介绍的。现在举些例子如下。

威灵：一名王与，一名节地，一名虫蟬，一名乌莖，一名莖，一名玉竹。神农：芍、一益、甘、桐君、雷公、扁鹊：甘，无毒。

黄帝：辛，生大山山谷。叶青黄，相值如姜。二月、七月采。治中凡暴热，久服轻身。（《御览》卷991第7页上）。

大黄，一名黄良，一名火参，一名黄如，神农、雷公：苦，有毒，扁鹊：苦，无毒，季氏：小寒。乃中好草。或生蜀郡北部，或陇西。二月卷生，生黄赤叶，四四相当，黄茎，高三尺许，三月华黄，五月实黑。三月采根，根有黄汁。切，阴干。（《御览》卷992第4页下）。

白头翁，一名野丈人，一名奈河草，神农、扁鹊：苦，无毒。生嵩山川谷。治气狂寒热，止痛。

麻黄，一名青羊，一名青蒿，神农：辛，岐伯：有毒，雷公：甘。畏牡蛎，白薇，叶上有毒，食之杀人。（《御览》卷995第2页下。）

从威灵、大黄、白头翁、麻黄等例来看，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叙述的程序，大致是：名称——别名——性味——产地——生长情况——生态——形态——采集时间——加工——主治——畏忌——毒性。

《吴普本草》收载药物数目，按掌禹锡所言，是441种^①。这441种如何排列？如何分类？吴不得而知。根据陶弘景作《本草经集注·序录》中说，吴普曾经修订过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使三品混糅，冷、热对偕，草、石不分，虫、树无辨。^②根据此推则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的分类，似无一定的形式，致于《吴普本草》六卷内容如何？目前无从考察了。

（注）

① 唐慎微：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》第39页，1957年人卫版影印。

② 李时珍：《本草纲目》第332页，1957年人卫版影印。

③ 陶西为：《宋以前医籍》第1350页，1958年人卫版。

④ 同注①

⑤陶弘景：《本草经集注》第3页，1955年，群联出版社影印。

《吴普本草》和《神农本草经》不同

《神农本草经》原书虽已失传，但它的部分内容，通过历代本草，被保存下来一些。现存的《证类本草》中黑底白字，即是《神农本草经》文。清代孙星衍、顾观光、和日本森立之等所辑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主要是根据《证类本草》中的黑底白字经文补辑而成的。

目前国内外整理的《神农本草经》有八版24种刊本，最常见的有孙星衍、顾观光、日本森立之三版辑本。本文即用这三版辑本和《吴普本草》作为对比研究，故其同异。

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叙述的方式，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药物叙述不相同。现在简要的比较如下：

孙星衍等所辑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，以下简称《孙本》。

顾观光所辑的《神农本草经》有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，以下简称《顾本》。

森立之所辑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有上海卫生出版社影印本，以下简称《森本》。

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叙述方式，首先讲名称，其次讲别名，再次按照性味、出处、生长情况、外部形态、採集时节、主治功效等次序介绍，有些药还记有配伍禁忌。

但是《证类本草》中的黑底白字的《神农本草经》文，无论

在内容和叙述程序上，均不相同。《证类本草》中的黑底白字经文，不讲产地，不讲多种药性，不讲药物形态，不讲配伍禁忌，对于药物採集時月也不提。仅介绍药物名称，别名，性味，主治功用等四项。其叙述的次序，先名称，次性味，次主治功用，最后讲别名。

《顾本》完全抄录《证类本草》中的黑底白字，所以《顾本》对药物的内容和叙述方式，完全和《证类本草》相同。

1 《孙本》与《顾本》相似，所不同者，《孙本》在多数药物末尾，增加“药物产地”，这种产地，并非全国各地的产地，乃是该药所生长的环境，如山谷，川谷，池泽，川泽等。

《森本》乃是仿照《太平御览》所记药物的体例来叙述，先讲名称，次别名，次气味，次记出处，次录主治。所以森本之采用的体例，比《孙本》与《顾本》要近古些，也就更接近原来的模样，可能性更大些。

现在举几个例子如下：

例如“丹参”在上述各书中，所讲的内容与方式，各不相同。

《吴普本草》：“丹参（名称），一名赤参，一名羊乳，一名郗蟬草（别名），神农，桐君，黄帝，雷公，扁鹊：苦，无毒，季氏：大寒，峻峭：鹹（性味）。生桐柏，或生大山山陵阴（产地）。茎，花小，方如荏毛，根赤（形态），四月华紫（生长情况）。三月，五月採根（採集時月），阴干（加工方法），治心腹痛（主治功用）（御览卷99/第2页下）。

《证类本草》：丹参（名称），味苦鹹寒（性味），主心腹邪气，肠鸣幽幽如走水，寒热积聚，破症除痰，止烦渴，益气（主治功用）。一名郗蟬草（别名）。（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，卷7草部上品，第183页，1957年人卫版）。

《顾本》既抄录《证类本草》的黑底白字经文，所以《顾本》对“丹参”的叙述，全同《证类本草》，（顾祝光《神农本草经》

卷2第39页，1955年人工版影印）。

《孙本》对“丹参”的叙述，亦似《顾本》，所不同者，《孙本》在“丹参”的经文末尾加了“生川谷”一句。（孙星衍等辑《神农本草经》卷1第30页，1955年商务版。）

《森本》对“丹参”的叙述，在内容上同《孙本》，惟排列次序不同。丹参（名称），一名卻蝉草（别名），味苦微寒（性味），生川谷（产地），治心腹邪气，肠鸣幽幽如走水，寒热积聚，破症除瘕，止烦满，益气（主治功用）。（森立之：《神农本草经》卷中第62页，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影印。）

根据上述资料来看，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叙述的范围较广，不单纯偏重于主治功用，对于药物形态、生态、加工等，均有介绍。所言性味，亦比《神农本草经》多，引有神农、黄帝、蚩尤、雷公、桐君、扁鹊、李氏等诸家药性。所言产地，多有实在地名为，并非山谷、川泽等地。例如矾石的产地，《吴普本草》记有生河西或陇西，或武都石门，而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仅记生山谷，没有正式地名为。对于药物生长情况和形态，记述亦详。例如大黄生长情况与形态，在《吴普本草》中，就有较详细的记载：“二月卷生，生黄赤叶，四叶相向，黄茎，高三尺许，三月华黄，五月实黑，三月採根，根有黄汁，切、晒干。”而《神农本草经》对于药物形态，全无记载。

《吴普本草》对于药物主治功用，偏重于实际应用居多，书中很难见到有“不老神仙”等语。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有三分之一处药物，却提到“不老神仙”的话。这也说明《吴普本草》有摆脱神仙思想的倾向。例如矾石的主治功用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说：“坚骨齿，轻身不老增年。”而《吴普本草》说：“久服伤人骨。”这就说明《吴普本草》对药物作用的认识，似乎比《神农本草经》进了一步，不过信神仙之说。

此外在药物数目上，亦不相同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载药365种，

而《吴普本草》载药 441 种。

《吴普本草》的意义

关于吴普本草的意义有以下几点

(一) 吴普本草在历史上的意义。

吴普著述的本草，是药学史上有史可考较早的一个人^①，当然在吴普以前，肯定是有人著述本草的，但是叫什么名字呢？著的本草又叫什么名字呢？历史上无记载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著述的时间，一定比吴普本草要早，是谁着的呢？历史无记载，而吴普著述本草，是有史可考的。所以吴普著述本草，是有史可考较早的一个人。

按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记载^②：“普依准佗疗，多所全济。”又《华佗别传》说^③：“普从佗学，微得其力（力疑方志之误）。”这都说明吴普跟华佗学医，真正学到了华佗的本领，所以吴普为人民群众治病时，按照华佗所传授的方法去治，都能成功。当华佗被曹操杀害后，华佗的医学还是靠吴普编写的《华佗药方》和《吴普本草》，而保下来一部份。因此《吴普本草》在当时，对医学起着传灯作用。

再从《吴普本草》所载药性来看，吴普曾引证过神农、黄帝、禹公、桐君、岐伯、医和、李氏等诸家药性，这也说明，在吴普时代，还有各家所著的医书存在，正如孙星衍在他所辑的《神农本草经·序》中说^④：“自秦以前，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禹公、扁鹊，各有成书，魏吴普见之，故其说药性主治，各家殊异。”吴普引证各家药性的事例，也正是说明《吴普本草》是总结了当时药学的成果。